

上任

京 剧

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实验剧团演出本

王毅 编剧



上 任

京 剧

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实验剧团演出本

王 毅 编 剧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 北 京

上 任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

各地新华书店经

书号902 字数11,000 印张1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插页

1966年3月北京第1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

印数1—12500册

统一书号: 10069·902

定 价: 0.16元

內 容 說 明

老貧农丁占祥夫妇都是关心集体事业的好社員。丁占祥是公社飼养員，一年前因害眼病，他的工作由被隐瞒成分的富农分子代替了，群众揭发富农分子后，又选丁占祥为飼养員，在即将上任的时候，丁大娘心疼老伴儿，劝老丁不要再当飼养員。老丁一心为集体，坚决去上任。丁大娘追至马棚，正值老青騾马下駒的时候，老两口經過一场有趣的爭論，丁大娘不但同意老伴儿当飼养員，而且自己也当了老青騾马的接生員。

这是参加一九六五年东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优秀小型剧目之一。为了便于排演，剧后附有主要唱腔曲譜。



丁占祥(赵云樵饰) 丁大娘(刘 瑛饰)

黑龙江省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演出剧照

导演：孙荣蕙 刘世琦

人 物

丁占祥——六十多岁，老贫农。

丁大娘——五十多岁，丁占祥妻，老贫农。

时 间

一九六四年春节前

地 点

黑龙江某农村

第一場

〔傍晚。丁家。

〔丁大娘上，喜气盈盈地收拾屋子。

丁大娘（唱“西皮原板”）

腊月里雪花飞滿天，

公社又过丰收年。

家家忙把年貨办，

村里的喇叭唱得欢。（轉“垛板”）

我放下鍋鏟忙針綫，

扎好灯籠貼春联。

淘黏米，磨年面，

忙里忙外乐顛顛。

百事遂心又如願，

小日子热騰騰、齐嶄嶄，好象火一般，更比
蜜还甜。

天都快黑了，这老头子怎么还不回来？去年他
鬧眼睛，書記、队长左說右劝才把他那飼养員給
換了，可他还是一天到晚不着家。大过年的，說

不定又上哪儿管闲事去啦！（收拾泡好的黄豆。
接唱“西皮散板”）

单等那老模范快回家转，
再做点水豆腐配个齐全。
〔丁占祥提马灯高兴地上。

丁占祥（唱“西皮散板”）

队委会提名乡亲们选，
丁占祥又当上饲养员！
今晚就进马棚院，
怕的是老伴她要阻拦。

〔丁大娘费力地端起两盆黄豆，刚要出门，
一失手，一盆滑脱了，却被丁占祥一双大手
稳稳接住。

丁占祥 黑灯下火的你干什么去？

丁大娘 干什么去？在等你呀，黄瓜菜都凉啦。

丁占祥 老伙计，黄瓜菜凉了不要紧，听我告诉你一件热
乎事儿。

丁大娘 还不是你那驴呀马的，我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
啦。走，快给我磨豆腐去。

丁占祥 磨豆腐？队里有规定，天黑牲口不出棚。

丁大娘 昨儿个田老三可答应我了。

丁占祥 田老三？

丁大娘 怎么？

丁占祥 他做不了主啦，他的飼养員叫大伙給撤啦！（唱“西皮原板”）

田老三是富农装模做样，
土改后到咱队暗暗躲藏。
他两面三刀兴风浪，
常向集体放冷枪。
混进了馬棚（轉“快板”）露真象，
对牲口暗使鬼心腸。
多亏了領導和群众眼睛亮，
从今后拔掉他这棵坏秧。

丁大娘 該撤！我早就看他鬼头蛤蟆眼的不是好家伙！
这一年那群牲口叫他踢騰得够噲。

丁占祥 对，不能輕饒他，得管制起来。

丁大娘 我說老头子，田老三撤了，这回可得找个靠得住的好把式当飼养員哪。

丁占祥 嘿，还是我的老婆子觉悟高。哎，你看誰合适呢？

丁大娘 （背供）坏了，八成这死老头子又想当飼养員啦！
（对丁占祥）那……大伙选唄。

丁占祥 呵，真有民主作风！那么要让你选，你选誰呢？

丁大娘 我……要让你选，你选誰呀？

丁占祥 （乐嘻嘻地）嘿嘿。

丁大娘 （学丁占祥）嘿嘿！又美个什么呀？

丁占祥 你看我怎么样？

丁大娘 你？（与丁占祥同笑）不怎么样！

丁占祥 怎么？

丁大娘 你喂了半辈子牲口，这活有多重你还不知道？整天价贪大黑，起大早，风里来，雨里跑，起圈、挑粪、煮料、添草，一年到头没空歇脚，万一再把眼睛累坏啦，那可怎么得了？

丁占祥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担心我这眼睛吗？放心，我只要一进马棚守着我那群宝贝儿，保管犯不了病。

丁大娘 我看玄。人家岁数不大、身板结实的没事，象你这鬍子拉碴的……

丁占祥 啊，我还没觉得怎么着呢，你倒把我看成糟老头子啦。

丁大娘 怎么的，你还以为你是年轻小伙呀？

丁占祥 就凭我这身板，还想干个十年二十年的呢！

丁大娘 行啦，别又出马一条枪啦，手插磨眼里可拿不出来。大过年的，家里有的是活儿，走，（把盆塞给丁占祥）牵马磨豆腐去。

丁占祥 牵马？（假装叹气）队里的牲口都快倒下啦！

丁大娘 （信以为真，关心地）真的？准是叫田老三给踢腾的。这家伙心黑的扔出去狗都不吃，顶风臭四十里！

丁占祥 有个田老三就够呛啦，可偏还碰着那么一号人，专为个人算計，眼看着牲口遭罪不心疼，光想使馬不想喂馬。老婆子，你說要都象这号人似的，牲口还能有个好？

丁大娘 (才明白丁占祥的用意)你別跟我敲边鼓！反正咱不是那号人。

丁占祥 对，我就知道你不是那号人。(背供)你們別瞧我的老婆子不起眼，人家是土改的干部！妥了，这回乡亲们也把我选上啦，老伴也同意啦，飼养員我又当上啦。

丁大娘 啊？我，我什么时候同意来着？

丁占祥 怎么，还没想通？

丁大娘 老头子，去年你鬧了一年眼睛，咱們家跟着吃了多大的亏呀，那明摆着是个窟窿桥，你怎么还往上走？

丁占祥 去年一年队里照顾咱們多少分？你还吃亏？要真等牲口都倒下了，那咱們才吃大亏呢！老婆子，咱貧农为集体可得多出把力。

丁大娘 那还不兴有个“劳逸結合”？老头子，你不喂旁人也能喂，又不等你挣分吃饭，你呀，就消消停停在家过年吧。

丁占祥 (故意說反話)要說咱們这日子可也挺富裕啦。

丁大娘 那可不，儿子哪月不給你捎点来？

丁占祥 喂牲口也真是个辛苦活儿。

丁大娘 再累坏了身子骨不上算。

丁占祥 好，回头找队长說說，飼养員辞啦！

丁大娘 (又信以为真，高兴地) 老头子，这你就算对啦！

丁占祥 往后就在家过消停日子。

丁大娘 对！

丁占祥 什么活儿全不干了。

丁大娘 (觉得不妥) 这，队里旁的活儿还得干点，啊？

丁占祥 反正是找輕的干。队长要来問呢，咱就說：我們这老貧农隔路，一給集体干活儿个人就吃大亏！乡亲们要来問呢，咱就說：我們家生活够过啦，你們干吧，我們歇着啦！田老三就是把队里的牲口都踢騰死，咱們还是坐在热炕头，叼着大烟袋，嗞喽一口酒，叭噠一口菜，消消停停过大年，你看多自在！

丁大娘 (又明白过来) 好哇！你是存心气我呀！我是象你这么說的嗎？这飼养員就非你不可？沒你这老公鸡人家照样起大早！

丁占祥 你可別說，要讲侍弄牲口，你称四两棉花紡紡去，乡亲们誰不說我二齿鉤子撓痒痒——是把硬手哇！

丁大娘 呸，当着老婆子吹牛腿，也不嫌碯碯！（唱“西皮流水”）

不听鸡叫天也亮，

丁占祥 (接唱) 公社全仗万根梁。

丁大娘 (接唱) 只怕你老来——

丁占祥 (接唱) 我是越老越壮！

丁大娘 (接唱) 只怕你眼睛——

丁占祥 (接唱) 我眼看万里长！

丁大娘 (接唱)

再累出病来难将养，

又够全家一年忙。

丁占祥 (接唱) 天大的困难也該闖！

丁大娘 (接唱) 分明硬要去逞强！

丁占祥 (接唱)

集体大业要执掌，

咱貧农不去承当誰承当！

嘿嘿！这个飼养員我是当定了！

丁大娘 (背供) 这个老东西又犯牛脾气啦。老头子，你别寻思一耷拉眼皮我就得让着你，今儿我非扳扳你这拗劲不可！(丁占祥不理。丁大娘見吓不住，只好自己打圓場) 你要是怕我扳你呀，那我就先不跟你叫劲儿。可今天晚上你得給我牵牲口磨豆腐去，当飼养員的事回来再商量，走！(将黄豆盆塞給丁占祥。)

丁占祥 天黑牲口不出棚。

丁大娘 使馬我給工分。

丁占祥 給金子也不行！（生气地将黄豆盆放在地上。）

丁大娘 这黄豆泡了一天一宿，就不磨了？

丁占祥 不磨啦，我这就走馬上任去。

丁大娘 說的輕巧，今天你非磨了不可！眼睜过年了，哪
家不忙着杀猪宰鸡、碾米压面、扫墙糊棚、扎灯
籠貼春联？咱們可倒好，我一天忙得脚打后脑
勺儿，你一天东蹶蹶西蹶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
扶。那天我实在忙不过来了，叫你帮我糊糊棚
吧，你一拍屁股走了，說是給小伙子們讲什么养
馬技术！这会儿又鬧着当飼养員。我好言好語
劝你两句，你还跟我要开牛脾气了，你、你对得
起人嗎？（委屈地抹眼泪。）

丁占祥 （体贴地把手巾扔給丁大娘，見丁大娘賭气地将
手巾扔在地上）你就是把老天說下餡餅来，我也
得走。（提馬灯。）

丁大娘 走！（搶过馬灯。）

丁占祥 給我馬灯！你这个老东西算沒治！（唱“西皮快
板”）

眼光只有三尺远，
专打个人小算盘。
道理讲了多少遍，
东拉西扯乱糾纏。

丁大娘 好哇，說着說着你还罵起来啦。（放下馬灯）我就提了点意見，你就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的，这是什么态度？我找队长去。

丁占祥 老貧农找队长鬧，不怕人笑话？

丁大娘 我怕什么？脚正不怕鞋歪！

丁占祥 好，有章程你就去吧。

丁大娘 你寻思我真不敢去呀？有本事你等着！（出門，又轉回）你別跑！（急下。）

丁占祥 （急拿围巾給丁大娘，已来不及，自語地）这个老婆子呀！（唱“西皮散板”）

老东西思想不比从前，

找队长也难把我阻拦。

趁此时去到馬棚院，

头天上任，那群牲口見了我这老馬倌說不定怎么高兴呢。哎呀，老青騾奶楔子都掉啦，这一半天就要下駒儿啦，田老三連料都沒給准备好，我得給它带点見面礼。（見黄豆盆）嘿嘿，有啦，我先借老婆子这盆黄豆焖上，等队里領下来再还她。（往盆里抓盐，倒开水。点馬灯出門。接唱）

心热哪怕风雪寒。（下。）

〔丁大娘急上。〕

丁大娘 （唱“西皮流水”）

出門才走几步远，

想来想去又回还。
家中能把是非断，
何必找队长添麻烦。
老贫农吵吵闹闹满街串，
怕东邻西舍笑话咱。
这回不吵也不喊，
与他从头细细谈。（进门）

老头子，老头子！（发现丁占祥不在，生气地）啊，
跑啦！（接唱）

生怕他眼病再累犯，
偏偏要当饲养员！
几十年老夫妻就是不听劝，
为什么半日不肯闲？
要管先把家务管，
今晚你不磨豆腐不算完。（发现少了一盆黄
豆。转“西皮散板”）
一盆黄豆又不見，

噢，准是我那老头子他拿去给磨啦！（接唱）

越思越想心越甜。
分明他怕我变了脸，
悄悄去做豆腐不当饲养员。
看起来“斗争”最灵验，
千斤铁梁也能弯。

別看他又打雷來又打閃，

他嘴硬心軟我早看穿。

幾十年老夫妻哪能不聽勸，

勸他往北他就往北，勸他往南他就往南。（接唱）

這都是你們親眼見不是我瞎編！

磨房遠，夜路難，

剩一盆黃豆我替他端。（笑下。）

——幕閉

第二場

〔緊接前場。馬棚內外。〕

〔丁占祥提馬燈端黃豆盆喜盈盈地上。〕

丁占祥（唱“西皮流水”）

瑞雪豐年人歡慶，

滿村燈火分外明。

俱樂部的鑼鼓敲得猛，

陣陣傳來歡笑聲。

手提着馬燈我心高興，

只覺得眼也亮來身也輕。

眼睛犯病一年整，

群馬常現在夢中。